

爱社如家的人们

范 枫 侯树槐 著



5
49

爱社如家的人们

范 枫 侯树槐 著

王 秋 插图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45印张·14,000字·印数：1—10,000 1958年6月第1版
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 7090·85 定价(5)0.08元



編書人的話

为了帮助社員具体理解合作社就是大家的“家”，只有全体社員把社都当成自己的家，合作社才能办好，才能早日过上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；从而鼓足干劲，下定决心，做一个爱社如家的好社員。为此，我們特出版了这本小册子。

这本小册子里所写的故事完全是真人实事，从这些故事里，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合作化后，农民集体主义思想的成长；从王安禄、步喜林、程大娘、赵玉华、老铁匠王树元等模范事迹中，我們更可以看到：他們是为了把社办好，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，而不計較个人得失，满腔热忱的劳动着。他們是我們广大社員的好榜样，希望大家学习他們，更好的树立以社为家的集体主义思想。

目 录

抓賊的故事	1
步老板	4
一張平板銑	6
喂馬站里发生的事情	8
程大娘	11
合作社的公道人	13
放夜馬	15
老鉄匠	18
小保管員	20
一条麻袋	22
护 桥	24



抓 賊 的 故 事

这几天，王大娘心里总纳闷儿：每天早晨从鸡窝里往外放鸡的时候，明明摸着有蛋，可是到下半晌去拣蛋，不是少两个，就是少三个，天天如此。王大娘暗想：这是谁干的呢，也没看见谁家孩子进院来呀！王大娘又一转念，谁偷鸡蛋还能让你看着。她暗暗的留上了心，早晚非把这个小偷抓住不可……。

一天晌午，王大娘正在屋里吃饭，就听外边小鸡咯咯的叫，老太太紧忙跑到窗台上往外一看，不看还行，这一看老太太火可就大了。原来她的儿子安禄正拿着鸡蛋往腰揣呢。

“啊，还是你呀，我说这两天鸡蛋咋总丢呢，你偷着往



哪拿？”

安祿見她媽已經看見了，也不好再隱瞞，就照本實說了。

事情原來是這樣：王安祿是農安縣五里界鄉旭光社第五隊的一個年輕的車老板。他愛牲口，疼牲口，

牲口有一點毛病他就慌的了不得。前幾天，大黑驃馬眼睛總起眵，看樣子是上了點火。他就東打听，西問。老飼養員張永勝告訴他，用井拔涼水沖鷄蛋，每天灌一遍，用不上半月馬就能好。安祿一聽要灌鷄蛋，可就為了難，這不又得讓社化錢嗎？後來想來想去，想到家里娘養的那几只母鷄的身上，可又一尋思，娘能讓這麼辦嗎？想了半天，忽然想起一計：趁娘看不見，偷偷往外拿幾個。哪曾想沒過幾天就被娘發現了。

王大娘听儿子安禄说完，又好气，又好笑，瞪了安禄一眼说：“你把妈看成啥样人啦，为了合作社，妈能不願意吗！……”

安禄听妈妈这么一说，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早就落了地，喊了一声“妈，妈！”揣起鸡蛋，一溜烟的跑到喂马站去了。



步老板

步喜林是农安县小榆树乡继光社的车老板。

继光社一共有十二、三个车老板，刚建社那时候，很多的车老板都挑牲口、家什，图希自己使着省心。只有步喜林站在一旁不动。有人问他：“你怎么不去挑，再等一会儿好牲口、好家什都叫人挑去了，剩下破烂给你！”他不慌不忙的说：“挑啥，啥样牲口还不得咱们使，要都挑好的，剩下坏的还能不用吗！”就这样，等别的老板把好牲口好车都“号”下了，他就把挑剩下的牲口牵过来，小声地对着马耳朵说：“别人不要你们，我不嫌乎，以后就好好听我使唤吧！”

他爱马就象爷爷爱孙子似的，轻易不打一下，不骂一句。出车的时候，他怕把马累着，鞭子多咱不轻一下，沉一下。拉重载时，多咱不打马欢跑。他常说：“哑叭牲口通人气，你不疼它，它到时候也真不听你使唤！”

每次出车回来，他都要把马身上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再牵到马棚里去。阴天下雨，他披上麻袋帮助马倌去看马，很怕马倌放不好。去年七月，社里马草不足，他放三十多天夜马。夜里捞不着觉睡、挨蚊子咬、淌露水……，他都不在乎。他想：宁可受点苦，只要牲口吃得饱，心里就痛快。

有个社员想借他使的那台小铁车，和他谈，他坚持不



往外借，两个人争得臉紅脖子粗。那个社員說：“真是比借你自己的还費勁！”步喜林說：“哼！你算說对了，要是我自己的你使一趟还没有啥，因为是大伙的，社里这么多人，若是都乱抓起来还了得。”

最后没办法，因为队长已經答应了。他說：“走吧，我去給你赶一趟吧。”因为这样他觉得放心一些。

日子过的也快，眼瞅着他把这几匹瘦馬飼养胖了。有的人开玩笑的說：“看不出他还有两下子，过去沒养过馬，入了社有了馬，还真經心呢！”他听了这些話，笑呵呵的說：“爱护牲口就是爱社的财产，要是大伙都可勁的禍害，誰也不知道心疼，你还想奔社会(社会主义)呀！”

一 張 平 板 銑

前些天，农安县朝阳社第七队买了五把大象牌的平板銑。社員們都希罕的了不得，一到干活的时候，都爭着搶着用它。

这天清早，当大伙又去取銑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少了一把，东找，西找，还是看不見影儿，急的大伙直躁脚，有的說：“这准又是誰干完活把銑扛到家忘拿回来了。”也有的說：“忘拿回来了，我看准是特意的想要留下！”共青团員李玉全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說：“要真是偷回家去了，查出来非好好批評批評他不可！”

又过了几天，李玉全干完活回家，到小仓子里去找干

粮，看角落撮着把大平板銼。到跟前拿起来一看，正是队里丢的那把大象牌銼。他想：社里銼怎么跑到这里来啦？啊！准是爹使完社里的銼忘往回送了。他急忙到上屋：“爹，你使完社里的銼咋不送回去呢？”

“誰使社的銼啦，那不是咱們自个家的嗎！”他爹瞪了他一眼。

“自个家的，咱們多咱有那样銼，咱家那把不是旧的不象样了嗎！”

“你他媽的小点声！”他爹耿耿外头，压低了声音罵他：“你怕別人听不見啊！”

李玉全听他爹这么一說，心里就明白了。他想起怪不得有天晚上天刚黑，他爹拎着家里那把破銼到社里轉了一圈，回来又进仓子呆了半天才出来。他想到这里，就更恼怒了，但又把火压住。

“爹，咱可不能干这丢人的事呀，社里的东西怎么能拿到家里来呢！”

他爹不但沒有認錯，反而吵起来：“这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管，你这个敗家的玩艺，什么事也不懂！”

“我不懂事，我看你有点老糊涂啦！”

“你还說！”老李头霍的站了起来。李玉全一看事不好，撒腿就往外跑。到小仓子里扛起那把新鉄銼，就奔喂馬站蹓去了。

老李头攆到門口，气的胡子直哆嗦，想罵又沒敢罵，想攆又不敢攆，用手狠狠点了几下已經跑遠了的兒子，一甩身回到屋里去了……。

喂馬站里发生的事情

故事发生在农安县前鋒农业社里。

这几天早晨一套車，老板們就吵吵牲口沒喂飽。老队长王义江听了，很不滿意地說：“你們別昧着良心說話，我哪天晚上也沒离开过喂馬站，飼养員王福整宿在外面忙活，怎么能說牲口沒喂飽呢？……”大伙听他这么一說，誰也沒吱声，就吆喝着牲口干活去了。

有一天，老队长起早套車去拉硷土，一进馬棚，就听见牲口“喀嗑，喀嗑”啃槽帮子。牵出来一看，馬肚子都挺癢，見啥嚼啥，显然，牲口是沒吃飽。这时候，他想起了老板們对飼养員的反映，于是，便把王福找来，問道：“牲口怎么沒喂飽呢？是不是晚上睡觉啦？”

飼养員把嘴一撅，理直气壯地說：

“你睡在喂馬站里，还不知我睡沒睡觉嗎，我哪天晚上进屋打过盹！”

老队长听了，也就无話可說。可是心里却納悶，觉着这里一定有问题。路上，在和老板閑談时，有的老板这样說：“哼！要安心睡觉在哪不能，草棚子也不比屋里差哪去……”老队长听了这些話，有些半信半疑，觉着應該考察考察飼养員王福。

晚上，老队长卸了車，就当飼养員說：“这两天我着了

点凉，今晚上回家睡去，你好好照看牲口。”

饲养员漫不经心地說：“放心好了，餓不着它們！……”

这天夜里，天黑的对面不見人。二更多天，老队长在凹凸不平的車道上奔喂馬站走去。喂馬站里有一点灯光，从窗戶上映照了出来。他沒到屋，直接走进馬棚，馬看見了他，都抬起了头，嘶嘶地叫着。馬槽里沒有一絲草。他站在槽头咳嗽了一声，順手摸起草筐填了一些草，故意用料杈子敲了几下槽帮，听听上屋还是沒有动静。老队长心想：我何不抓这个机会教育他一下。于是，就把靠边的两匹馬牽到場院里，然后走进上屋。

饲养员呼噜——呼噜的打着鼾声，睡得正香。老队长上了炕，故意用胳膊碰了他一下，就躺下了。饲养员猛然被惊醒，睁眼一看是队长，很快地坐了起来：

“你怎么又回来啦？”

“家里来客人了，屋子住不下。”老队长說。

“我刚进屋打个盹。”他拖拉着鞋，叨叨咕咕地走出去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又很惊慌的跑回屋，說：“队长，不，不好啦，馬丢了！”

老队长装作惊慌的样子坐了起来，說：“你不是刚进屋嗎，怎么能丢呢？”

“那，那……”

“那可不是个小事，真要丢了得饲养员負責任。”

饲养员早吓的吃不住勁了，大汗珠子順着臉往下淌，

抖抖索索地說：

“隊長，你……你快
幫我找找吧！”說完拉起
老隊長就往外跑。兩個
人房前房後找了一圈，
也沒見個馬影，急的飼
養員直跺腳。老隊長見
他真害怕了，才笑呵呵
地說：“別着急了，你到
場院裏看看去吧。”他一
見老隊長那副不著慌的
樣子，心里也就明白了
八九分，鬆了一口氣說：
“哎呀，你可把我吓死
啦！”

飼養員從場院把馬
牽回來，拴在槽上，輕輕
的拍着馬脖子，親切地
說：“真尋思你們叫賊偷
去了呢！”小馬象懂人情
似的，用嘴觸着主人的
手。“我對不起你們哪，
過去不該偷懶睡覺，讓
你們受委屈……。”王福



一回身，看見隊長還站在背後，更覺着不好意思了。老隊長哈哈地笑了，說：“你晚上偷懶睡覺的事，我早就聽人說過，起初我还不相信呢，尋思你是個受過大半輩子苦的人，又使過多年的牲口，能不知道該怎么樣的飼養牲口嗎？沒曾想……”

飼養員嘴動了几下，想說什麼，又沒說出來。

老隊長知道他心情很難過，就安慰他說：“這是過去的事情啦，只要你以後不再這樣，大伙會原諒你的。”老隊長又指着圈里的牲口，意味深長地說：“牲口是社的家底，大家能把家底交給你照管，這是多大的信任哪！”

飼養員點了點頭說：“你的話我全聽明白了，往後看着吧！”

後來，由於他經心飼養牲口，社員一致選他為一等愛社模範。

程大娘

程大娘住在農安縣林家橋屯。提起程大娘來，三村五里沒有不知道的。

春起，社里的糞不夠，她聽兒子程尚發（社主任）回來說社里要種一畝雙標苞米，程大娘對這件事犯起愁來。她想：俗語說的好“種地不上糞，就是瞎胡混”。別說種雙標苞米，就是種單標也不能多打糧啊！打那以後，她哪天都是天剛剛亮就起來，背着糞筐去撿糞。撿完了大道上

的，就急忙到房東甸子上去抹。不管是什麼樣壞的天氣，她也從不耽誤。因為她整天總在外邊走，兩隻腳都磨出了泡。社員們勸她，讓她歇歇，她說：“你們不知道咱社糞不夠用嗎？你不抹，我不抹，誰抹？不多上點糞多打點糧食，我看你們吃啥！”這一番話把大伙都說笑了。

什麼東西都是積少成多。程大娘把抹的糞一筐筐倒在糞堆上，糞堆就象活了一樣，一天比一天高起來。沒到兩個月的工夫，就堆成個小糞山。

大伙看程大娘抹糞積極，幾個常演劇的小伙子湊到一起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就編了一段“程大娘抹糞”的太平鼓。然後就在屯子裡唱起來了。

……程大娘，

自從去冬到現在，

好糞抹了幾百筐。

足足夠上三畝地，

秋後多打七、八石糧。

人人都說大娘好，

社員會上也受表揚。

大娘抹糞是能手，

她是婦女的好榜樣。

……

程大娘聽見了表揚自己的太平鼓，干的更有勁了。不過，她心裡對這些人並不滿意，她嫌他們把這點小事給弄大發了。

屯里的妇女听了表扬程大娘的太平鼓之后，就三三两两的谈论开了，特别是那些年轻人，听见表扬程大娘，都觉着挺惭愧。开妇女会时，一帮年轻人聚到一块儿，这个说：“程大娘可真行，今年都六十三岁了还起早贪黑的拣粪，咱们呢，年轻轻的……”那个说：“程大娘是小脚，却整天不闲着，咱们两只大脚片子，能跑能颠，倒呆在家里……”

打这开始，林家桥屯的妇女变样了，有五十多名妇女和程大娘一样，背起粪筐子去拣粪。没过几天，交给社员家属每个妇女两车粪的任务就都完成了。

趟地的时候，天不亮社员就套犁杖下地。程大娘一听外边犁杖响，就急忙起来到外边去拣粪。社员们说：“你起的太早了。”她说：“不早不行呀，咱屯小鸡多，晚了小鸡一刨就拣不起来了。”

社员们给她算了算，从开春到趟地，不到早年的工夫，程大娘足足拣了三十多车粪。

合作社的公道人

庄稼熟了的时候，社里通知社员把猪都圈起来，免得祸害社里的庄稼。一天，张显贵老头从地头路过，看见一头老母猪领四个猪崽正拱高粱呢。他一眼就认得是王振起家里的猪，心想：别人家都把猪圈起来了，就他家不圈，说他们，他们还不认账，看这回他还承认不。于是，他把